

自传体小说 方琯德 著

胭脂巷的子孙们



I 247.5

543

848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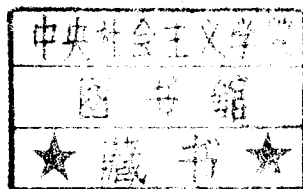
胭脂巷的子孙们

方 琯 德



200089992

DJ68/27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209

胭脂巷的子孙们

方琯德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1/32·印张 15.5 字数 390 千字
1992 年 2 月北京第一版1992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402—0398—6/K·0113

印数：2000 册 定价：10.50 元

序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安徽省安庆这个文化名城，也知道从这里产生过对清代政治、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桐城派。晚清时与曾国藩有密切关系的方存之即是桐城派巨子、也是胭脂巷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代表者。从他开始，这个家族衰落了。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激烈的变化时期。到本世纪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胭脂巷的方家这个封建大家族也衰落了。然而，这里虽有“忽刺刺似大厦倾”的崩颓之势，“昏惨惨似灯将尽”的衰败之景，方家的子孙们却没有沉沦，而是先后走向了新生。因为，在这个腐败的、黑暗的封建时代结束时，在东方出现了新时代的曙光，方家的子孙们勇敢地走向了光明。

从胭脂巷方家的变迁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一个侧面。故事是从方家大出殡开始的。封建制度下的兴亡更替、家族易主，财产重新分配，照例是三纲五常，可怕的循环。可这里的大出殡之后，并没有沿着旧轨道循环下去，胭脂巷里刮进了世界风雨；方家子孙谈起了易卜生、托尔斯泰。但世事变化已不允许他们坐议立谈。东三省沦陷，中华民族危急，他们热血沸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入了救亡运动，在为创建新中国的奋斗中开始了新的生活——前人未曾有过的生活。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动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要加紧人生的步伐，明确人生的目的，万勿沉入浪底。”年近古稀的方瑄德同志回忆三十年代参加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的峥嵘岁月时激动地说：“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真是赤子之心，火一般的热情。我母亲将我们兄弟一个个送去参加革命，最后，她将自己供奉了一生的菩萨给砸了。她不信菩萨了，只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儿子们的奋斗！”

优秀的儿子往往哺育于伟大母亲的怀抱。母亲的伟大不在于她能叱咤风云，而在于她的善良、博大和无与伦比的真情。她象永悬在儿子心中的太阳一样，光明、温暖，给他们以生命的力量。方瑄德同志写作此书完全是用生命在写，写他对伟大时代、伟大祖国、伟大母亲的一片深情。

从城市角度来写抗日救亡的作品不多，以自身经历写的就更少。由于作者有不平凡的经历，本书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陈独秀见方家子孙革命而鞠躬，使我们如见其人；郭沫若上街头做抗日讲演，使我们如闻其声。其他历史名人也都显露了一般传记作品所不易见到的真实形象。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和教益是一般文学作品可比的。

方瑄德同志命我写前言，作为晚辈，我虽心觉惶恐惭愧，还是勉力完成了。因为这部书使我感动，自然而然地讲出了前面的话。

任德山

1992年1月28日

(一)

1929年秋天，安徽怀宁（又名安庆）的胭脂巷中一家旧公馆里大出殡。这天一清早，大门、二门直至灵堂的门都打开了，站在街上就可以看得见里面，各种男人、女人，人头攒动。执事人员已在街上排定：有洋乐队，也有吹唢呐、法螺的和尚；还有穿着号衣和破旧衣服的老头、小孩子们打着白幡和各种挽联、丧幛等，还有纸人、纸马、纸的佣人，纸的帐房先生等。不知为什么都是清朝人打扮。灵堂响起一声敲梆子的声音，杠夫们吆喝着起灵柩，一片哭声，乐器声。这一家人与众不同之处是，一片哭声中只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其余的都是孩子的声音。

大街上——其实这个小城市还没有真正的大街，只有一条仅三人能并排而过的巷子。但出起殡来却只能一个人走了。就这样排着参差不齐的队，缓慢地蠕动了起来。加上一路上瞧热闹的和路祭的人家，倒也十分拥挤。而白色的挽联接踵而来，似乎有点《红楼梦》中贾府秦可卿出殡时“如银山似的压地而来”之势。

在最前列长杆挑起的一幅长的白色挽联上，写着“方孝充先生千古”，而下款竟然是落着“前内阁总理许世瑛敬挽”。后面跟着的是安庆、桐城诸人的挽联。第一家路祭的是垄断长江下游一带酱菜生意的、安庆名门胡玉美商号。路祭时孝子当即叩头致谢。这一群孝子中大的、二的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其余六个都是小孩子，最小的只有五岁、都是男的。叩起头来毫不齐整，此起彼落姿态各异。最大的干脆跪着不动，而最小的却认真地跪下后站起作揖再跪下，引得围观者们窃窃私笑和议论：“这是方家三老爷的八个儿子，哟！大的那么大，小的这么点小！”“不是

一个太太生的。现在这位三太太一个人就生了六个。还有一对双胞胎呢！”“看就是十六岁左右的那一对，就他们俩磕起头来起落一样，特别整齐。真好玩！”看出丧的人并不悲哀，只是在全面浏览方三老爷家庭的全部。当然有方三老爷，就有方四老爷，方五老爷还有六、七、八、九、十老爷，据说还有大姑太太，直到十姑太太。今天女眷有几房来了，却不太清楚，因为都被围在一幅白幛子之内。棺木上罩着黑色的大罩帐，如一顶大轿子，人们瞧不见。还有一部分是坐轿子的，有老爷们，也有媳妇，小姐们，所以队伍就很长了。尽管如此，这也不过只是桐城世家在安庆的一房人罢了。

走走停停，一路之上有十几起路祭。到达靠长江边上的迎江寺时，已经是下午了。这迎江寺可是长江沿岸的名寺，它的木结构的宝塔，素来就有“塔中之王”之称。据说每到八月中秋时，全国的宝塔都要向它朝拜。于是江中有数个塔影随波晃动，是当地的一景。寺中主持当然是国内的高僧，毫无疑问的了。一般平民百姓的灵柩是不能在寺中停放的。方家若非如此一代盛名世家，要想在后堂一偏殿中存放七七四十九天，那是不可能的。

下午三点多钟，远客都散了。最为辛苦的那些吹打奏乐的、抬灵柩的、打幡挑挽联的人，把各种幡、挽联、纸人纸马在灵柩的周围放好，挂好，然后也散去了。稍有头面的人和近亲，都到迎江寺前一排临江的楼里吃素点心、喝茶。这座有着高大临江窗户的、素食点心很有名气的茶楼，今天被方家包下来了。

三太太和孩子们就在偏殿中坐下休息，吃了一些送进来的茶水、点心、素面等。那些男孩子们吃起东西来，可没有世家子弟的风范，大口大口地吃着，唏里呼噜地一会儿就吃了个精光，几个小的嚷着还要吃。三太太一点都没有吃，也不想吃。似乎连日来令人疲乏的纷扰和郁闷心情已使她很饱了。她把自己的一碗素面分给了孩子。

这些孩子们身上穿着重孝，那就是说除了白布大褂外，还有麻

布的外罩，横腰系着一根草绳。白布帽子外面罩一顶麻布帽子，帽沿上系着十几根白线穿的棉花球，摇摇晃晃十分有趣。每人还有一根哭丧棒，是用柴做的，外糊白纸毛，不知是何含意。

一会儿老大方琰德脱去了那身象盔甲似的麻布罩衣，只穿着白大褂走了进来。他是一个身材修长，戴着一副很美的金丝边眼镜的年轻公子。与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甚为交好，在袁克定的庇护之下，做过一任青岛警察局局长，是青岛、北京上层社会中的活跃分子。就是在这个期间，他遇见了一位美貌女子，情书往来，互慕才貌而自由结婚了，这在那书香官僚之家可引起一番大惊小怪的波澜，婚后不久生了两个女儿。可是，不知为何这位夫人突然离婚，远去他方终无信息。此后大少爷就娶了第二位夫人，居住在上海。这次是专程回来奔丧的。他是长子，也就责无旁贷地指挥应酬一切了。当下他对三太太说：“老姨太，客人们都散了。这里留下一个弟弟和一个佣人，其余的人都回家吧。”这一声“老姨太”就象一根大棒狠狠地打在三太太的心上。她一怔，脸色阴沉，呆呆的盯视着他，泪流满面，最后强硬地说了一句：“什么？我是你的老姨太么。”接着抚棺大哭。这哭声表露了她心中长期的抑郁和半生的苦楚，只哭得无人敢吱声。老大无从再说什么，只得转身走了出去。

孩子们看见母亲这样哭，是父亲死了以后的第二次。

父亲死后，除了母亲，家里管事的大人就是帐房先生和一位教书先生，别无他人。母亲从缝制孝衣、买棺材、打电报到各地通知亲友、请和尚到家里念经等，都要忙碌，似乎没有时间想到她的悲哀痛苦，也没有时间想到这个家以后怎么过下去。这样到了第三天，天一亮人们还未全醒之时，母亲叫人搬去一把椅子，放在父亲的停尸床前，关上门大哭起来。孩子们都傻了，进不去房间，也听不出哭些什么，在外面被感染得也哭了起来。屋里屋外哭声一片。约两个小时，屋里面忽然没有了哭声。女佣人赶忙撬开房门进去，只见母亲扑在父亲的尸体上昏了过去。人们把母

亲搬开，抬到她自己的床上。用参汤慢慢地将她灌醒。今天孩子们第二次看见母亲这样地哭泣，不由得害怕起来。小的孩子抱着妈妈的腿摇晃着：“妈，别哭。回家吧！”。母亲抚摩着几个孩子的头，依然哭着。孩子又说：“妈妈，别哭了。我们害怕！”这时母亲才抬起头来看两个最小的孩子，抽噎着，抑制着自己的哭泣。

这位老姨太并不老，其实是方三老爷的姨太太，年纪不过三十一、二岁，与大少爷似乎是同年。她的面貌是清秀、美丽的，身材娇小的。据传说，是方三老爷在苏州任首席县（相当于现在的省直属市）知县时买来的，比三老爷约小三十多岁。肯定是穷人家女儿。有人说，她十五岁时，就被买了来当小姨太太。她也从没有一个娘家人，也不知是哪里人氏。名字是杨琴芬，何处得来此名，就很难揣测了。嫁给三老爷后，十六岁时就怀了孩子。生下来是一对双生，合家喜欢。于是接二连三地一口气生了六个，都是男孩。她立志要生个女孩，于是生了第七胎。结果还是个男孩，她叹了口气。这一大堆男孩子吵得她头昏，身体又不好，三老爷因久病不起，又抽鸦片，家道日益艰难。这第七位小少爷（总排行来算，应是老九）生下来，不到一周就死了。她也没有怎么悲哀，叫人买了一口小小的棺木，抬出去葬了。日子一长也就淡忘了。

她可怜的一生，没有青春，只是在生孩子、怀孕，和病床前、烟灯前消磨了她整个的年华。偶然到哪家去，老一辈人都喊她三姨太太。她天生的傲气，对这些不听也不理。三老爷生前答应过她，等他病一好，就为她扶正。正式称她方三太太。这是她唯一的希望，希望的基础就是这六个儿子、其中一对是双生。今天，她感到希望破灭了。这六个儿将被人看不起，过着屈辱的生活。她似乎才明白，她是个命苦的人。才感觉到，她的痛苦是难以解脱的。她信佛，最信观音菩萨，因为他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唯一神明。但是，她也确信，她的不明的身世，自来要比别人

苦好几倍。因此也比别人更难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这一声老姨太，把她抛向眼前这棺材漆黑的深处。她终于被家人拖拖拉拉地扶上轿抬回去了。临走时，不知是谁决定的，把小老七，一个九岁的男孩，留下在庙里伴灵。

小老七叫方琯德。是个比较开朗的小孩，一般来说是笑嘻嘻的时候较多，也是杨琴芬最疼爱一个孩子。据说是因为他生下来时，哭声洪亮，三进屋子以外都听得见。还有件奇事，就是这位年轻的母亲连生四子，都没有乳汁，不得不雇奶妈来给孩子喂奶。而每位奶妈又都是给她气受的，据说三老爷不是一个安份之辈。唯有小老七生下后，一口就把乳汁吸出来了。于是这位年青的母亲不辞辛苦，亲自喂养这个孩子，一直喂到五岁才断奶。所以老八比老七小了五岁。小老七就此被母亲异样看待。现在把他留下守在庙里伴灵，那是给予尽孝道的好机会。而对小老七来说，则是因为喜欢吃庙里的素面，这是迎江寺有名的点心。所以让他留下，他是异常高兴。由一个名叫德金的老家人，一个诚实的乡下佃农，又是远房族兄同他一起留在庙中伺候一切。凡是和尚念经的时候，小老七就得跪伏在地，三跪九叩。一天之中要念三次经，就得跪伏三次。每次念过经后，必有两个素包子或者一个糖馒头以资犒劳。小老七盼望他们念经，那一点叩首之劳是不在乎的，而那些素食点心却是极有诱惑力的。就是晚间睡在棺材旁的草荐上有些害怕，所以打破主仆界限与德金一起睡。白天没有事的时候，德金就背着他庙前、庙后地到处游逛。可一到四大金刚那里、不禁害怕了。不敢再骑在德金的背上，忙溜到地下抱着德金的大腿，不敢仰视。尤其是那个手抓大蛇的金刚，看见那条蛇心里就一阵发麻，一阵发酸，竟是口水，鼻涕都流了出来，就象重感冒似地难受，大叫了起来。自此以后再不敢走出偏殿一步。这样过了半个月，和尚们宣布暂不念经了。小老七的素面、点心也吃够了，守灵的任务也完成了。

家里显得异常空寂。堂屋里挂着灵帐，摆着供桌、灵牌、香

炉，父亲的屋子还没有整理，老三却钻到父亲死时盖的被子里，蒙头大睡。老四在父亲的书桌上写大字。老大的后花园的书房里，整理从上海带来的东西，分出送礼的物品。母亲在自己的卧室里，时时发呆。老五、老六在楼上书房里念《论语》、《孟子》。老八一个人在后花园里玩。各人都有各人的生活天地，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一点声音。除了供桌上的烛光和一炉檀香、一鼎细香飘渺的轻烟，还有点生机外，死寂笼罩着整个的房屋。

这样的沉寂，是前一个时期所没有的。三年前三老爷过六十大寿时，还是满堂宾客。前厅天井和后花园都搭上了席棚、摆着宴席。前后都有带喇叭的留声机，播放着《洋人大笑》和谭叫天的唱片。请来的卖唱姑娘唱的是凤阳花鼓。

六十寿辰一过，三老爷病势就重了。往日他常去后花园的小书房吟诗，也自命不凡地作诗，但没有一首有人称颂。三太太总是低声地埋怨：“一天到晚的喊，喊个什么！叫冤似的。真不懂，有什么好听的。”

夏天黄昏，把园子里的凉棚席子卷起来，一家人乘凉。三老爷一个人吃西瓜。吃剩下的给孩子们吃。到三太太吃的时候，只能吃上一口半口就没了。三老爷的病日益加重，成天喘咳不已。也就不再到小书房去吟诗了，小书房也就锁起来。后花园就无人来往了。

病重时，一家人都在他的房中日夜侍候着。他哮喘得很厉害，不能平躺。要人坐在他的后面，用背垫托着他的身体，让他睡一会儿。一会儿一个人轮流换班。熬药的人，那是同时要照顾两、三个小火炉的。

三老爷原来是个大胖子，身高不过一米五六，但腰围却三尺有三。现在变为一个小瘦人了。他喘得厉害的时候，两只眼睛就像要暴出来似的。一口气老缓不过劲儿来，接着大吼几声，吐出一口浓痰来，才能舒出一口气，好一会儿。如此反反复复，一连就是一、二年。

一天晚间，三老爷忽然沉沉睡去。园子里忽然像塌了房似的一声震响。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突然又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大家赶到园中，只见一个女佣昏倒在地。她醒来以后说，看见一个大黑影，从小书房里冲了出来，扑向她。她就晕了过去。

小书房的锁早已没有了。园子里的两口水缸打破了。但没有丢失东西。有人说，那个女佣人常常偷偷地到小书房里去。今晚从小书房里出来，不想从花园墙头上掉下来几块砖头。也有人说，是三老爷的魂，重游小书房。三太太当然害怕，但无暇细查，只是更加上一层愁云。

三老爷从那一晚间之后，再也没有清醒过来。加上这一闹鬼，家中自此以后，灯火通宵达旦。到处明亮亮的，谁也就不害怕了。三老爷气息越沉，家中人越忙碌，反而有一种热闹气氛。

孩子们不懂发生什么事情，家塾的先生也宣布不上课了。这个家里的孩子中，只有老三、老四在省立高中读书。这书香之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自然四书、五经、诗词之类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但数学、外文之类就不行了。另请了一位先生给他们补习，同时还教授老五、老六、老七等人的功课。这些功课当然只是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等。原先是一位方鼎华老先生在这儿教书。他的近视眼可能有千度上下，反正在一圈一圈的眼镜片中，看不见他的眼睛是什么模样。

就把这房子楼上的书房，兼做了先生的住房。从书房的窗户中望出去，可以看见长江中来去的船帆，星星点点，小而清晰。有时也有庞大如高山般的大轮船来往。英国怡和公司的船烟筒上是一红一黄的道道儿。招商局船的是黄色的圈圈。还有日本的船……它们的标记，被这些经常引颈瞭望的读书小孩记熟了。

时常在看得出神之际，先生的戒尺横扫过来，接着一阵鬼哭狼嚎之声大作。尤其是小老七，哭叫之声尖厉之至。有时母亲忍耐不住小儿子的尖叫，就向楼上高喊：“老七呀！叫什么呀？不

好好的念书。”这一喊，使得方鼎华老先生极为不满，但是也不好再打了。孩子们只要看见江边电厂墙上的电灯一亮，就大叫：

“先生！电厂的灯亮了！”这是定好的放学标记，也不等先生说话，纷纷收起书包，撒腿跑了。小老七就跑到母亲房里，吃母亲单给他留下的一份点心。

方鼎华老先生旧学不错，对新学则不通。对小孩子又手下无情。经三太太向三老爷说了多次，辞退了他。另外请了一位很庄重的中年人来教。这位宋先生与老三、老四以师友之间的态度相处。对老七之辈，则是愿意学多少，教多少。因此也就相安无事了。每个月二十块大洋，还管吃饭，当时就算不错了。

好景不长。方三老爷眼看已来日无多。这个家庭的凋落之象，已完全呈现出来。宋先生很清楚这点，于是宣布停学，而且向三太太表示，等方三先生的丧事一过，就要回家去，现在当尽力帮忙。三太太表示感谢。

三天以来，三老爷虽然没有断气，家中已在忙着丧事的准备。请宋先生草拟讣告，至亲好友的名单。急电通知住在上海的老大，住在桐城老家的老二。医生还得继续请，中西医会诊。没有钱，只得把首饰送出去当掉。几个小火炉继续熬着药，屋前屋后都是浓郁的药味。三太太已是几日未曾合眼。家中一片忙乱，紧张的气氛。只有这几个小的孩子，跟前跟后地在大人身边转，直讨人厌。

在这紧张的生活中，每日黄昏，三太太独自在她自己的房内呆呆的坐着，想使自己冷静一下，但是，没有一点前景，找不到一个心腹可以说说，一片茫然。这时候她想，如果有个大女儿，那有多好！可以和她吐出自己的心事，商量那些需要和人商量的事情。可是，她只有一个人坐在房里，真正感受到一个人的空寂和无可奈何。她忽然打开房门高喊着：“老七！老七！”小老七一个人正在做“跳房子”游戏，停下来，跑进屋里，看见昏暗中显得更瘦小的母亲，平时母亲对孩子们从不搂搂抱抱的，今天却拉着老七

的小手，把他搂在怀里。老七倒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只听妈妈说道：“老七呀！你还在糊里糊涂地玩啊！你知道，你爸爸这两天说不定就好不了啦！到那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怎么办啊？……你一定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别忘了妈妈，要孝顺妈妈。妈再受苦，也不会让你们没有人管。懂吗？”老七见妈泪流不止，不由得也流下泪来。只知道事情不好了，但不知究竟如何。心里着急，喊着：“妈妈！妈妈！我一定孝顺你！我一定好好念书！”母亲没再说什么，只是用手绢紧捂着脸，强忍着泪，挥挥手叫老七出去，将自己留在昏黑的房中。不知她是在暗暗地哭泣，还是在静静地默想。她没有出来吃晚饭。直到佣人们来报说：“三老爷仙逝了！”她从房中走出来，指挥人们烧纸钱、摔药罐子、停灵。

天井里马上加点了汽油灯。大厅里摆开几排用长板拼起的长桌。买了无数的白布，开始赶制几十件孝衣、孝帽。另外还要裁出每七尺一份的白布，为吊孝的远房亲属备用。厨房里，十几个人在忙着煮饭、做菜。

第二天一早，老大从上海赶来了。老二也从桐城老家赶来了。一进门，就跪在三老爷停尸床前，号啕大哭。哭声是很粗犷的，小老七等孩子们听起来有些害怕。哭声中还夹着些“孩儿不孝！没有人侍候你呀”等言语。无人随之动容，哭的时间不长，也就停止了。

三太太忙着命人把大少爷的行李、物件送到花园小书房去，打热水给大少爷备用。

大少爷在小书房里立刻召见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以及老八。赠送每人一份自上海带回的食物等礼品。安庆虽然是长江上有名的码头之一，但上海的东西却还是很动人心弦的。尤其是奶油糖什么的，就那好看的包糖纸，也是胡玉美糖食部所望尘莫及的。大少爷以长子为父的口吻，查询诸弟的近况。居然特别把小老七抱在了怀里，并摩挲了两下他的头顶。接

着表示，要亲自上街，到棺木店去选择棺木。三太太把典卖首饰的三百块大洋，拿出来交给了大少爷。大少爷手拿着文明棍（手杖），潇潇洒洒大步流星地去了。

家里请来的风水先生，拿出黄历，挑定入棺的时辰。

黄昏时，大少爷回来了。对众人说：“棺材买好了，是上等杉木。原是给本地某士绅家老太太定制的寿材，已经漆过七道重漆。本想找副楠木的，可惜这个小地方没有。就跟老板讲定，再加三道重漆，三百五十块大洋。我想将就一点吧！”这本身就是定了案的，谁也不会有异议。总之，是方三太太又拿出五十块大洋交给了老大。

忽而门外传来一阵杠夫们的吆喝声。大门全部打开。一副重黑色的棺材，如同一尊黑兽猛扑而至，耀武扬威了一阵，才被人们捧至厅堂之内。工人们立刻当众油漆起来。并在棺材头，用黄、红两种漆，绘上寿字形图案。

风水先生测定，入殓大吉的时辰，是在后天上午辰时。于是赶紧通知近亲。当时在安庆的近亲，只有居住在小南门的方四老爷。

当天清早，顿时紧张起来。在头天的夜里，三老爷已被殓殓的人们换了衣服。都是寿衣店里供应的。虽然已经是民国了，可给他穿戴的，却是清代朝服。也许是因为，宣统年间他当过“同知”的官儿。所以还是要以古礼待之。

时辰一到，赞礼的人高喊起来。起身、入棺、盖棺。满屋里香烟缭绕，人们在一片氤氲之中。在这一套程序进行中，是寂静的，说话声都是极细小的。赞礼人的一声“盖棺”，人们猛然发出一片号啕大哭之声，震天动地。三太太抢上前去，伏在棺材上，不许盖棺。孩子们也纷纷抢上前去，再看看三老爷的遗容。小老七爬在棺尾，看见父亲头下、脚下垫了红纸包的石灰包。周身空余之处，也全是红纸石灰包。腰带上挂着玉翠之类。口里含了一块很长的玉石，像伸出来的舌头，吊死鬼似的，真有些害

怕。接着有人上来，将一床黄色的，写满了佛经经文的被子，把三老爷盖上了。一帮强有力的妇女和男人，拉开了三太太和孩子们。赞礼的人一声“钉棺”，七寸长的铁钉在棺材头钉了下去。只听见咣、咣、咣三声，如同钉入人们心肺之中。大家跪了下去，哭声嘶哑了。三太太已昏了过去。

方四老爷也远远地跪下，又很快地站起来，擦拭着对其老兄悼念的眼泪。

棺木钉完后，马上支起白色的灵帷，摆好供桌、供品。由长子跪在供桌前用朱笔，在事先写好的灵牌上“点主”，就是在父亲的名字上，点上一个红点。灵牌的下款是八个儿子的名字。没有女人的名字。然后来了一群和尚，身穿黄色、红色袈裟。为首的大和尚僧帽上镶着金边，由他带头摇动法器，口中唱经绕棺而行。甚为和谐却也好听。绕了总有十几圈，才站定，又唱了一个时辰，方才安息，吃斋去了。

忽然安静下来。吃饭的吃饭，休息的休息去了。亲朋们也散去。

请来的和尚们，分班轮流坐在棺材边诵经，念念停停。院子里烧着纸钱、锡箔叠成的元宝。屋子里女人们不停地叠着元宝。叠完，烧掉，如此不断。灵位前燃着几对大小不一的白蜡烛。不同的香炉中烧着各种香，有极细的线香，有像小木棒似的檀香。异香扑鼻，氤氲绕梁，有如佛境。

第二天清早，有人来祭奠。家属应在一旁陪祭，三太太却不在，不知是不愿，还是她是“老姨太”的原故，还陪着跪，陪着哭，没有她的地方。一个人在紧闭的屋里，呆呆地坐着。这些孩子成天地跪着也不是办法。于是大家轮流。老大，老二只有在有重要人物来祭奠时，才出来哀号，陪跪一下。几天过去，来的人也渐少了。

一天上午，灵堂里除了香烛之外，空空荡荡。忽然，一个女人从大门外款款而来。三十岁左右，瘦长的身材，穿了一身黑色

的衣裤，大大方方，起落有致。长圆形的脸，一双大眼睛中含着泪水。看起来不像太太或少奶奶，而是一般平民百姓。进门时有人迎上问她是谁，也不答话。径自往里走，直到灵堂供桌前站住，说了声：“见太太。”有人进去请三太太。三太太一出来，尚未开口说什么。她先说：“听说老爷过去了，我来哭一哭老爷。”说罢放声大哭。呼天抢地，伤心极了。边哭边喊：“老爷呀！我的老爷呀！你走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呀！……”三太太呆了，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哭。没有人劝她，也没有人拉她、干预她。直到她哭够了，好像所有的痛苦一泄而尽，才回过头来对三太太说：“我哭完了，我走了！”双手在胸下福了一福，以示行礼。不无留恋地、慢慢地出门而去。

三太太仍站在那里，脸色灰白，喃喃地说：“这个不要脸的！我怎么许她……”接着，叹了口气，自语道：“算了吧！让她哭吧，人已经死了。”有人在轻声地问这个女人是谁。三太太不自觉地：“蔡妈！老五的奶妈”。说完转身回房去了。

这件事太奇特了。三太太一走，人们就议论开了。有人窃笑着说：“三老爷生前风流，死后也风流。”有的说：“这个女人胆子真大，也不怕丑。”有人调侃道：“她老远来做孟姜女哭长城，三老爷在棺材里一定听得见。要不是棺材钉死了，说不定还会活过来呢。”“三太太是好人哪！要是我，不打她才怪哩！”“她也怪可怜的。在大门外来来回回，走走坐坐地好两天了。直到今天才进门来。”“作孽啊！真是作孽！”家里的大人，孩子对这件事都不做反应，就像没有发生似的。只有小老七跑到母亲那里问：

“妈妈，这个女的怎么哭这么久？也不吃饭就走了。”母亲把脸一沉说：“问什么！你不懂。”泪跟着流了下来。小老七不甘心地又说：“她哭得太厉害了。我看，应该给她吃些好吃的。”母亲忍不住说道：“滚，滚开！讨厌！”小老七给轰了出来，再也不敢说了。但其他的人，背后还是谈论不已。原来蔡妈跟三老爷很要好了一阵。等三太太发觉之后，大闹一场，把蔡妈撵出府门的。